



中國文學經典

总主编·聂石樵 韩兆琦

王沂孙词笺注

史克振 笺注 · 启功题籤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沂孙词笺注/史克振笺注. —海口:南海
出版公司, 2007. 1

ISBN 7-5442-3346-4

I .王... II .史... III .宋词—注释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065 号

WANGYISUN CIJIANZHU

王沂孙词笺注

笺 注	史克振
责任编辑	聂 敏
装帧设计	南海高教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出版)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市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346-4
定 价	15.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总序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漫漫长河中,倘若没有《诗经》、《左传》、《楚辞》、《史记》……,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没有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我们的世界将会怎么样?

当然,在纷纷攘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知识经济风起云涌的喧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让人觉得迂腐而且好笑!然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如果没有《诗经》的质朴、楚辞的奇丽、唐诗文的博大与璀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元曲的本色与衰飒、明清散文和小说的灵动与典实,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少几分美丽,多几分寂寥;少几许意趣,多几分枯燥!不是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了中国文学的滋润,我们离别的美酒更加香醇,相思的春潮更加澎湃,儿童的心灵更加澄澈,男儿豪情万丈,女儿柔情万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多少男儿具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

有关古诗文的注疏自古汗牛充栋、各领风骚,在出版资源有限的今日中国,大规模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新编“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以古诗文注疏为主,今后还将陆续出版以古典文学名著评价为主的第二辑,以现当代诗文赏析为主的第三辑,以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为主的第四辑……),又请来书界泰斗启功先生为丛书题签。那么,我们这套“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色呢?

其一,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了时间上的大跨越和体裁上的兼收并蓄。“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第一辑)包括诗经、楚辞、史记、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六朝诗文、唐宋八大家文、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及历代词赋和元曲、明清诗文小说等经典。其中既有聂石樵、韩兆琦、李道英等资深教授诠释经典著作的最新修订本,也有李山、周月亮、鲁宝玉等中青年新锐的呕心沥血之作。所收文学体裁涵盖诗歌、词曲、辞赋、散文、小说、传记,上下五千年,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其二,作者力求使原有诗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得以尽量客观地再现,在注释与诗文赏析时,力求与原文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吻合,而非“望文生义”、“隔靴挠痒”式的诠释。

其三,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的诗文赏析,也不满足于对诗文思想内容、艺

术特点的简单概括,而是从音韵、修辞、用典、意象、境界等方面对诗文进行具体阐释,以求展现每首(篇)诗文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作者还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深入到诗文所描绘的具体环境中去,力求与古人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心灵交汇中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视界融合”。

其四,加强了诗文所属类别、产生年代、诗人背景资料等方面的知识性。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历史现象,研究、了解诗文离不开研究、了解诗人和诗人、诗歌所产生的那个社会年代。将相关资料编入书中,一方面有助于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诗文放在当时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真正读懂、读透。另一方面,读者也可通过诗文阅读,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产生年代的文化、民俗、宗教等,有效地补充了历史典籍记载之不足。

其五,丛书力求兼顾作者自身研究的独创性与现有学术成果的继承性、教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文学欣赏的高雅性。在尊重、继承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力求采用更为合理的观点和说法予以解释和分析,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注释部分力求准确、切要,赏析部分力求篇幅匀称,文笔优美,追求较强的可读性。

其六,诗文入选范围广、跨度大。所选诗文既有历朝历代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为佳篇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作者认为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值得流传后人的。

总之,全套丛书力求兼顾专业性 with 普及性、高雅性与趣味性,使之既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博士、硕士研究生、本、专科学生教材,同时对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和中学师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词是心灵的花朵,散文是心田的绿阴。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高校师生和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去领略美妙的诗情文境。一次阐释就是一次超越古今时空的心灵交汇。但另一方面,一次阐释何尝不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导读历险”!更何况学海无涯,历代名家佳作如林,不能尽选;历来评说太多,无法尽收。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精当,难免遗珠之恨;赏析未必完备,难免挂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祈望读者明鉴、方家斧正、同仁赐教!

“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编委会
甲申年末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言

王沂孙是宋季著名爱国词人,他远祖骚雅,瓣香白石,转益多师,研炼出沉郁凄咽,深婉醇雅,旨趣遥深的碧山词。他与当时著名南宋遗民词人周密、张炎、蒋捷等同时唱出了哀以思的亡国之音。特别在咏物词上有很高的造诣,是宋代咏物词的集大成者。他在词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清代常州词派理论大家周济把他与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尊崇为领袖一代的宋代四大词人。

生于宋代末造的王沂孙,身世沦微,名不见于史传。当时的方志、笔记杂著对其生平事迹所记绝少,其词作又不见录于《四库全书》,所以他的生平事迹流传甚少。清代厉鹗编撰《绝妙好词笺》,于王沂孙名下,仅著录“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有《碧山乐府》二卷,又名《花外集》”。又引袁桷《延祐四明志》云:“至元中,王沂孙庆元路学正。”以至连他生卒年月都很难确定。只能在他与周密、张炎等著名词人的交往酬赠词作中,可知碧山称周公谨为“丈”,张炎称周公谨为“翁”,由此可推断碧山生年当在周密之后,在张炎之前,卒年先于周密、张炎。周密与张炎词中都有悼碧山词,张炎在悼碧山的《琐窗寒》中称他“能文工词”,今文已佚散,仅有词《碧山乐府》一卷传世。从他的词作及与友人酬赠中,约略可知他曾在绍兴、临安、四明和吴兴一带游历居住过,与当时词人周密、张炎、陈允平、李莱老(秋崖)、杨缵(紫霞翁)、中庵、赵元父、刘辰翁等交游唱和。宋亡后又同周密、张炎、唐珏、王易简等结社赋词,以寄故国之思。

—

王沂孙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变,备尝了乱世人生的漂泊之苦,宋亡后又不得已在元朝做了个学正之类的小官。家国之痛、身世之悲和屈节之恨,郁结一身,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悲恨,一寄于沉郁幽深、哀思凄婉的词作中。

君国之忧、黍离之悲的故国之思,是贯穿碧山词的一条主线。周济指出:“中仙最多故国之感。”(《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也说:“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哀以思。”(《白雨斋词话》,下文征引陈廷焯语出处同此)碧山词的故国之思,鲜明地表现在感时怀旧,赠别念远的《醉蓬莱·归故山》、《长亭怨·重过中庵故园》、《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和《淡黄柳》等诸篇中。

醉蓬莱 归故山

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爽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故国如尘,故人如梦,登高还懒。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步屧荒篱,谁念幽芳远。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几多依黯。

从“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等语看,当是碧山辞去元庆元路学正之职,归还故里时写成的。词中描绘了故山西风黄叶,寒英白云,秋灯秋雨,更一声秋雁的萧疏悲凉的秋色,烘托了弃官归来的词人哀时伤事的凄苦情怀。归来后只见故山风景依旧,国事全非。触景伤情,兴起“故国如尘,故人如梦”之慨叹。

破国亡家之后的碧山,重过故都友人故园时,所见所感的是“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苑”。昔日宴游之地,如今人去园空,一派衰草斜阳的凄凉景象,令人空自惆怅。“望不尽、冉冉斜阳,抚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独识西园凄惋。”(《长亭怨·重过中庵故园》)人生今昔之感,故国乔木之悲,跳荡于字里行间,扣动着读者的心弦。

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

《高阳台》

归来依旧秦淮碧,问此愁、还有谁知。对东风,空似垂杨,零落千尺。

《高阳台·陈君衡远游未还,周公谨有怀人之赋,倚歌和之》

这些词章,有的借伤春慕远的怨女,盼望伊人归自天涯,寄托了对远在崖海的南宋君臣复兴宋室的一线希望。深情呼告远人,家乡春色,“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希望他们在春色将残的时候,“趁东风、急整归船”。词旨虽极深婉,但“睠怀君国,盼望中兴”(麦孺博《艺蘅馆词选》)的衷曲,是可涵咏而出的。麦氏所说“半壁江山,犹可整顿”的旨意,当不尽是望文生义。此种结句,与“西风后,尚余数点,还胜春浓”(《庆清朝·榴花》)、“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眉妩·新月》)、“但数点红英,犹识西园凄惋”,都表现了对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的一点微茫的希望,也是凄婉哀思的碧山词中给人以鼓舞的一线光耀。

感怀陈君衡(允平)远游不归的《高阳台》,抒发“归来依旧秦淮碧”,物是人非的故国之痛,流露了对陈允平北游迟归的幽怨情怀。陈氏宋亡后应元朝

征召,远赴大都。为此周密曾赋《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一词,想象友人北游途中所见的“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从而抒发了山河变色,中原狐兔的故国之悲。碧山这首和词中的“想如今,人在龙庭,初对金卮”,“江雁孤回,天涯人自归迟”所表现的幽愁暗恨,较草窗更为痛切。从对君衡北游不归的幽怨中,也委婉地表现了自己违心出仕的哀怨。这种负疚的心情,在“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政恐黄花,笑人归较晚”(《齐天乐·四明别友》)中隐隐透露出来,寄寓了不能忘怀的故国之情。

碧山词的君国之忧,更多地表现在咏物词中,不过多用比兴寄托的笔法,表现得就更为纤徐隐晦了。现存的六十四首碧山词中,咏物之作就有三十四首,它表现了碧山词的主要内容,代表了碧山词的最高成就,体现了文小旨大、类迥义远的艺术特点。正如张惠言所说“碧山咏物之篇,并有君国之忧”(《词选》)。《眉妩》咏新月,《齐天乐》咏萤、咏蝉诸篇,所寓君国之忧,自不待言。《水龙吟·牡丹》、《水龙吟·落叶》、《扫花游·秋声》、《绮罗香·红叶》、《庆春宫·水仙花》、《庆清朝·榴花》、《摸鱼儿·莼》、《一萼红·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法曲献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韵》等篇,用不同的形式幽婉地反映了南宋末世的社会现实、乱离之感和禾黍麦秀之悲。

水龙吟 落叶

晓霜初著青林,望中故国凄凉早。萧萧渐积,纷纷犹坠,门荒径悄。渭水风生,洞庭波起,几番秋杪。想重崖半没,千峰尽出,山中路、无人到。前度题红杳杳。溯官沟、暗红空绕。啼蜚未歇,飞鸿欲过,此时怀抱。乱影翻窗,碎声敲砌,愁人多少。望吾庐甚处,只应今夜,满庭谁扫。

秋色是碧山词的重要题材。碧山笔下萧疏凄凉的秋色,不仅是时令上的秋天,时代的秋天,更重要的是诗人心灵上的秋天,涂上了浓郁的时代色彩。这篇以《落叶》为题的咏物词,借深秋时节黄叶纷飞的萧瑟景色,抒“望中故国凄凉早”的摇落之悲。又由红叶题诗的历史故事,寄托了临安故都宫残沟荒、六宫散尽的禾黍之感。陈廷焯指出:“笔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于崖山乎?”“崖山”之叹,似嫌牵强,但借物寄怀、伤时哀世的亡国之悲是依稀可见的。至于表现同一情怀的《庆春宫·水仙花》一阙的君国之思更为哀切。

明玉擎金,纤罗飘带,为君起舞回雪。柔影参差,幽芳零乱,翠围腰瘦一捻。岁华相误,记前度、湘皋怨别。哀弦重听,都是凄凉,未须弹彻。国香到此谁怜,烟冷沙昏,顿成愁绝。花恼难禁,酒销欲尽,门外冰寒初结。试招仙魄,怕今夜、瑶簪冻折。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

词中描绘了水仙花淡雅的风韵,高洁的精魂,离乡去国的悲恨,艺术地再现了江南人民国破家亡、流离漂泊的凄苦命运。陈廷焯认为:“凄凉哀怨,其为王清惠作乎?”周尔墉谓:“凄然有崖海之音。”(《周评<绝妙好词>笺》)指出其属于哀以思的亡国之音。从“国香到此谁怜”,“试招仙魄,怕今夜、瑶簪冻折。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等语中,似乎看到了“回首昭阳辞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文天祥《满江红·代王夫人作》)的“移根仙阙”的南宋官人王清惠等辞别故国,驱赴大都时的凄怆情景。

身世之感,飘零之苦,是碧山词中又一重要内容。王沂孙身处宋室败亡之际,一生漂泊不遇,历尽人生悲辛。他目睹了蒙古铁骑踏碎江南疆土和南宋的灭亡。宋亡后,在异族统治下,他在吴越各地辗转漂泊过一个时期。这种身世的飘零,人生的苦况,郁结词中,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恨紧密相连,组成了一曲凄咽低回的时代悲歌。

碧山自叙家国破亡之时,记述其一段悲苦经历和凄楚情怀的《淡黄柳》,就是这一时代的记录。题记曰:

甲戌冬,别周公谨丈于孤山中。次冬,公谨游会稽,相会一月。又次冬,公谨自剡还,执手聚别,且复别去。怅然于怀,敬赋此解。

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是年元军大举南侵。又次年,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兵困临安,百官出降,六宫播迁,苟安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实已灭亡。这首词在记述同友人三次离合之中,曲折地反映了大动乱时代的风云和一代词人的厄运,抒发了“一梦春无几”,“同折幽芳怨摇落”的摇落之悲。

碧山这种“怨摇落”的“斜阳身世”之感,在怀远赠别、感叹时序、咏物寄情的词中,时有流露。

正西窗凄凄,断萤新雁。别久逢稀,谩相看华发,共成销黯。总是飘零,更休赋、梨花秋苑。

《三姝媚·次周公谨故京送别韵》

昨夜西风又起。年年轻误归计。如今不怕归无准,却怕故人千里。

《摸鱼儿·莼》

这些思乡念远的词章,回荡着人生飘零的悲叹,洋溢着乱离悲恨的时代气息。

低回掩抑的身世之悲,深沉哀切的亡国之恨,组成了碧山词的基调;然而,正是这种真挚痛切的故国之情,确定了碧山词的历史地位。

二

碧山词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很高的造诣。它远祖骚雅,师承白石,兼采少陵之沉郁、清真之精工、梦窗之丽密,创造了比兴寄托、沉郁清劲、幽婉奇幻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乱离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神州陆沉的故国之悲。

比兴寄托,借物言志的碧山咏物词,用比兴之体,寓“君国之忧”,是其主要特点。陈廷焯在论“沉郁”风格时,阐述了这一表现手法的特质:“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非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手法,正体现了碧山咏物比兴、“言近旨远”的本质特点。

缘情体物,浑融一体。碧山咏物之作,都托之于“一草一木”,寓“孽子孤臣之感”、“身世飘零”之恨。碧山感怀家国,无力回天,在异族严酷统治下深切的家国之痛,不能尽情抒发,只好托之于“一草一木”发之。如《齐天乐》之咏萤、咏蝉,《眉妩》之咏新月,《水龙吟》之咏牡丹、咏落叶、咏白莲,《绮罗香》之咏红叶,《一萼红》之咏红梅,《庆清朝》之咏榴花,《庆春宫》之咏水仙花,《扫花游》之咏秋声,《摸鱼儿》之咏菰,《天香》之咏龙涎香等,都是借物寄情,几于浑化的名篇。

齐天乐 蝉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笋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这首咏蝉词,堪称碧山咏物词之绝唱。据说本篇是为 1278 年元僧江南大总管杨珉真伽盗发南宋六陵有感而作。元僧发墓戮尸的暴行,激起江南人民极大的悲愤。之后有宋遗民唐珏、周密、张炎、仇远、王沂孙等十四人以《天香·龙涎香》、《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蝉》、《摸鱼儿·菰》和《桂枝香·蟹》五题,吟咏其事,以寄君国之思。周济说《齐天乐·蝉》有“家国之恨”(《宋四家词选》),端木埭说有“黍离之感”(《张惠言〈词选〉评》)。陈廷焯指为“此当指王昭仪改装女冠”之事。“家国之恨”、“黍离之感”是通过对寒蝉生活、神态、命运曲尽其妙地描写而表现出来的。起笔用“宫蝉”(传说蝉为齐后冤魂所化)、“余恨”点出命意,继而“乍咽”、“还移”写寒蝉凄怆情怀,“凉柯”、“暗叶”描绘出寒蝉畏冷趋阴的凄苦心境,这都是通过物象描写展示出来的。到“离愁深诉”,才点明哀蝉凄情之所在。又从秋雨过后,寒蝉摇珮调箏,到“镜暗妆残”,犹自“娇鬓尚

如许”，由秋蝉的娇声饰容，表现洁身自好、矢志不渝的节操。过片借金铜仙人泪流辞汉、盘移露尽，写秋蝉生路断绝、难以久存，从而寄托了南宋孽子孤臣亡国之痛。结句奇思妙想，当寒蝉独对斜阳、凄吟哀号之际，忽而想到薰风绿柳的盛夏美好时光，反衬而今“病翼惊秋，枯形阅世”的凄凉处境，抒发了繁华如梦，往事不堪回首的悲恨。这“结笔掉尾，不肯直写”（谭献《谭评词辨》）的笔法，表现了“神余言外”、“低回深婉”的特点，达到了缘情体物、“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的“胜场”（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清劲沉郁的风格，是碧山词又一突出特点。陈廷焯说“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之才，而又卓绝千古”。陈氏独标“意境”作为碧山词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而最能体现“意境”的是其沉郁清劲的艺术风格。张炎在《琐窗寒》题记中说“（碧山）能文工词，琢句峭拔，有白石意度”，指出了碧山词具有姜夔词清劲的风格。把“沉郁”看做词的最高境界的陈廷焯，把碧山词作为沉郁的典范：“碧山词……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碧山词无篇不沉郁，无章不清劲，创造了深沉忧愤、清劲幽婉的意境，构成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陈廷焯语）的艺术特点。如：

踏莎行 题草窗卷

白石飞仙，紫霞凄调，断歌人听知音少。几番幽梦欲回时。旧家池馆生青草。风月交游，山川怀抱，凭谁说与春知道。空留离恨满江南，相思一夜花老。

这篇看似平淡的怀友题咏词，饱含着无限悲恨和凄情。怨慕哀思，青草含愁；幽情苦绪，恨满江南。清劲低回，沉郁顿挫，难言的旧恨新愁，可悲的人事、国事，尽在呜咽泣诉之中。

至于题作《赠秋崖道人西归》的《齐天乐》更是沉郁苍凉动人心扉。陈廷焯评曰：“‘冷烟残水山阴道，家家拥门黄叶。’一起令人魂消。又云：‘换尽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绝。’亦不堪多诵。后叠云：‘短褐临流，幽怀倚石，山色重逢都别。’《黍离》《麦秀》之悲，‘山色’六字，凄绝艳绝；觉‘国破山河在’犹浅语也。下云：‘江云冻结。算只有梅花，尚堪攀折。’此必有所指，骨韵高绝。”陈氏把它看做《黍离》《麦秀》之篇，老杜《春望》之韵，沉郁苍凉，自然可见；而其格调亦“骨韵高绝”，清劲峭拔。

碧山词还表现了丽密幽深的奇幻色彩。如《天香·龙涎香》、《花犯·苔梅》、《无闷·雪意》、《疏影·咏梅影》等篇独具梦窗词丽密奇幻的风采，兼有楚辞的情韵。陈廷焯指出“碧山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论体最高，亦与白石最

异”，所谓“源出《风》《骚》”，即除了比兴寄托之外，还有楚骚的奇幻色彩。屈原用香草美人，喻圣君贤臣，以恶草云蜺，比奸谗小人。碧山咏物之作，亦用香草美人，异鸟嘉树，秋虫冬云，表现时代风貌，寄托故国之情。在奇色异彩的碧山咏物词中，有御风扬雪的滕六（《声声慢·催雪》），哀吟的寒蝉和闪着冷光的秋萤；有仙骨冰魂的碧桃仙女（《露华·碧桃》），卧月步阶、娉婷顾影的倩女梅魂（《疏影·咏梅影》），露滴珠融、笑掩云肩的鹊桥织女（《锦堂春·七夕》），吴苑双身、蜀城高髻的红梅妖女（《一萼红·红梅》）……合乎《离骚》的“比兴之义”与“诡异之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碧山词的奇幻色彩，还表现在用幽奇神异的文字，描绘出幽异奇瑰的艺术境界。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咏龙涎香的《天香》：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几回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漫惜余香，空篝素被。

在这首奇幻幽婉的咏物词中，词人运用了夭矫神奇幻化之笔，描绘出了烟波浩渺、波摇金影、孤岛耸峙、骊龙鳞甲晃动的怪异画面，渲染出了龙涎香的怪异色彩。蟠、蜕二字，描画了骊龙波光鳞影、蟠烟跃波的怪异幽幻。用字丽密，形象怪异，想象奇特，光怪陆丽，变幻莫测，堪与丽密奇幻的梦窗词比美。

比兴寄托的手法，沉郁清刚的风格，幽深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成了碧山词独特的艺术特色，在白石的清空骚雅、梦窗的丽密幽邃的风格之间，创造了雅正清劲、沉郁奇幻的词体，在词坛上成为“颉颃双白，揖让二窗”的“南宋之杰”（王鹏运《碧血词跋》）。

三

与周密、张炎、蒋捷并称为宋末四大名家的王沂孙及其词作，词学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常州派的张惠言赞誉其“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将王沂孙与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并称为领袖一代的宋代四大词人，又赞扬其词为“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思笔可谓双绝”。陈廷焯称许：“词有碧山，而词乃尊。……必读碧山词，乃知词所以补诗之阙，非诗之余也。”把碧山词比为唐诗中杜甫，并把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毁之者有人以其咏物词旨意幽隐，而讥为灯谜式的文字游戏，毫无文学价值。也有的以其词调哀婉低沉，而指责其“不过是一点微弱的呻吟”，“只能引起一种凄凉的叹息和没落的伤感情绪”。以上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有些失之偏

颇。

碧山词除了情调上的低沉哀伤,表现上的隐晦曲折外,还因格律过于严明,语言上的刻意琢饰,而显得自然浑厚不足,“唯其圭角太分明……有水清无鱼之恨”(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对此,陈廷焯的“身世之感使然”的话是对的。“身世之感”,就是“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也哀以思”。作者如此,“读碧山词者”亦“不得不兼时势言之”。时势影响词人感情和作品的形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就是这个道理。王沂孙生值宋室败亡之际,不能忘怀家国,而又无力抗争,只能用这样饮泣低诉的格调及隐晦曲折的语言,吐露其在异族压迫下悲恨难言的苦衷。

本书采用了《全宋词》本作为底本予以笺注,其中收录了孙人和校本《花外集》一卷本,收碧山词五十一首,录自《阳春白雪》六首,《绝妙好词》七首,共收录词六十四首。此外还有散见于陆辅之《词旨》“警句”(《醉落魄》:揉碎花心,吟碎淡黄月。《霜天晓角》:翠簾一池秋水,半床露、半床月。《谒金门》:恰似断魂江上柳,越春深越瘦),“词眼”的残章零句(失调名:挑云研月),可见这六十四首词,绝不是碧山词的全璧。对词中一些重要的字词、典故、出处,作了必要的笺注,对一些难以理解的字句也作了一些简释。其中对于词意的理解,能够有所发明的诗文,也作了些必要的引征。每首词后凡有前人评论,均作了必要的辑录。这原是多年前的一部旧稿,今将付梓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补正。笺注中借鉴了前贤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得到山东大学文学院刘乃昌教授的鼓励与指教,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本人才疏学浅,其中疏漏错误,实所难免,望方家、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笺注者

丙戌年修于芝罘

目 录

花外集

天 香	龙涎香	(2)
花 犯	苔 梅	(4)
露 华	碧 桃	(5)
	碧 桃	(6)
南 浦	春 水	(7)
	春 水	(9)
声声慢	催 雪	(9)
高阳台	纸 被	(11)
疏 影	咏梅影	(12)
无 闷	雪 意	(13)
眉 妩	新 月	(14)
水龙吟	牡 丹	(16)
	海 棠	(17)
	落 叶	(19)
	白 莲	(20)
	白 莲	(21)
绮罗香	秋 思	(23)
	红 叶	(24)
	红 叶	(25)
齐天乐	萤	(26)
	蝉	(27)
	蝉	(28)
	赠秋崖道人西归	(30)
	四明别友	(31)
一萼红	石屋探梅	(32)
	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	(33)
	红 梅	(34)
	红 梅	(35)
	初春怀旧	(36)

解连环	橄 榄	(37)
三姝媚	次周公谨故京送别韵	(38)
	樱 桃	(39)
庆清朝	榴 花	(40)
庆春宫	水仙花	(42)
高阳台	“残萼梅酸”	(43)
	陈君衡远游未还,周公谨有怀人之赋,倚歌和之	(44)
	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	(45)
扫花游	秋 声	(46)
	绿 阴	(47)
	绿 阴	(48)
	绿 阴	(49)
锁窗寒	春 思	(50)
	春 寒	(51)
	春 寒	(51)
应天长	“疏帘蝶粉”	(52)
八六子	“扫芳林”	(53)
摸鱼儿	“洗芳林”	(54)
	苑	(55)
声声慢	“啼螭门静”	(57)
	“高寒户牖”	(58)
	“迎门高髻”	(59)

阳春白雪

金盏子	“雨叶吟蝉”	(62)
更漏子	“日衔山”	(62)
锦堂春	七 夕	(63)
青房并蒂莲	“醉凝眸”	(64)
锦堂春	中 秋	(66)
如梦令	“妾似春蚕抽缕”	(67)

绝妙好词

醉蓬莱	归故山	(70)
法曲献仙音	聚景亭梅次草窗韵	(71)
淡黄柳	“花边短笛”	(72)
长亭怨	重过中庵故园	(73)

西江月 为赵元父赋雪梅图	(74)
踏莎行 题草窗卷	(75)
醉落魄 “小窗银烛”	(76)

附 录

辑 评	(80)
序 跋	(91)
酬 赠	(95)
王沂孙事略	(97)

花
外
集



天香

龙涎香^[1]

孤峤蟠烟^[2]，层涛蜕月^[3]，骊宫夜采铅水^[4]。讯远槎风^[5]，梦深薇露^[6]，化作断魂心字^[7]。红瓷候火^[8]，还乍识、冰环玉指^[9]。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10]。几回娇半醉^[11]。剪春灯、夜寒花碎^[12]。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13]。谩惜余香，空篝素被^[14]。

题》。实际上词中所指何事，实难确定。正如前人所说“词中有何寄托，但有何所指，读者各以意会可也”。

龙涎香，一种珍贵香料。旧说此香由海中骊龙涎水结集而成。实乃抹香鲸分泌物之结晶体。许昂霄《词综偶评》云：“诸香龙涎为最，出大食国，近海傍，常有云气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半载或一二载，土人更相守视，俟云散龙去，往必得龙涎。又一说大洋海中，龙在其下，涌出之涎，为日所烁成片，风漂至岸，人得取之。”《岭南杂记》：“龙枕石而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久者色紫，甚久则黑，其气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轻，赋理光泽，入香焚之，则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又云，和众香焚之，能聚香烟，缕缕不散，盖龙能兴云，亦蜃气楼台之例也。”

〔2〕孤峤，海中高山。海里高山之下有骊龙所吐云烟蟠绕。

〔3〕海中涌动着层层月光，如骊龙在水中翻动。

〔4〕骊宫，骊龙海中宫殿。铅水，即龙涎香，因其色暗，故称。李贺《五月》：“井汲铅华水。”写渔人夜间在大海里采龙涎香。

〔5〕讯，亦作汛，潮信，海水。槎，竹筏，木筏。趁讯风乘船海上采龙涎香。

〔6〕薇露，蔷薇香料。蔡絛《铁围山丛谈》：“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伫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数十日不歇。”以薇露喻龙涎香。写深夜燃香。

〔7〕断魂，销魂。因龙涎奇香，人闻之心荡魂销。心字，心字香。范成大《骖鸾录》：“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未开者，著净器，薄劈沉香，层层相间封，日一易，花过香成。”杨慎《词品》：“所谓心字香，以香末篆成心字也。”褚人获《坚瓠集》：“按心字香外国以花酿香，作心字烧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银字笙调，心字香烧。”亦写燃香。

〔8〕红瓷，红瓷盘，制香的器皿。候火，及时之火。写制香。

〔9〕写龙涎香饼的形状、色彩如冰环玉指。

〔10〕写燃龙涎香的情景。香燃起时一缕翠烟萦绕珠帘，好似海上的云气。形容其烟缭绕如翠云不散。

〔11〕逗引。娇，代燃香女子。

〔12〕花，指灯花。花碎，深夜灯花碎落。春寒夜深，半醉的女子起剪灯花。

注释

〔1〕此词旧说为碧山为宋亡后，元僧江南大总管杨琏真伽盗发南宋六皇陵事而作。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胡僧盗发高宗以下六代皇陵，发冢戮尸。皇帝、后妃尸骨抛掷遍地，与牛羊骨混杂难辨。为沥取理宗口中含珠和水银而悬尸三日。村民在孟皇后陵前拾一发髻，发长六尺，其色绀碧。唐珙、谢翱、郑思肖等南宋遗民，密收残骨葬于山阴。上植冬青，并作诗纪其事。次年王沂孙、周密、张炎、唐珙等十四人拟《天香·龙涎香》、《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蝉》、《摸鱼儿·莼》、《桂枝香·蟹》等五题，以咏其事，借以抒亡国之痛。后人将其编为《乐府补